

## 两汉时期出土的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

金丝与金粒细工是利用金的延展性，加工成金丝金粒焊缀在器物上用以装饰。在我国，对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器物的描述时有以掐丝称呼，或单对金丝装饰以掐丝称呼，对金粒细工装饰以金粟粒、金珠、金粒、连珠纹等称呼。金丝和金粒细工在装饰品上的使用非常广泛，在头饰、颈饰、腕饰、耳饰、戒指上都有使用。

两汉以前，金丝与金粒细工的装饰品已经出现。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出土过两件金耳坠<sup>1</sup>，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有金粒装饰的金兽形冠饰<sup>2</sup>，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中出土的金冠饰、金耳坠等<sup>3</sup>。在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金丝金粒细工的装饰品也屡有发现。1977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墓出土一件战国时代的项链<sup>4</sup>，该墓地中也有金丝出土<sup>5</sup>。乌鲁木齐市柴窝堡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金耳环<sup>6</sup>。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时期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时有出土。广州和北方草原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了39枚金丝与金粒细工的花泡饰，形状如纽扣，直径1厘米左右<sup>7</sup>。西安市未央区卢家口出土的金灶长1.6、横2.9、厚1.2厘米、重5.5克。用薄金片制成，有灶口，灶上的釜中盛满金粒，釜后有烟囱，在灶的上面和侧面用金丝缀成云纹，并镶嵌绿松石和红色宝石，灶的周边、灶门以及金丝缀成的云纹都焊缀有金粒组成的连珠纹带，底面以金丝缀成“日利”二字（图一）<sup>8</sup>。



图一 西安市未央区卢家口出土的金灶

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西沟畔西汉早期匈奴墓中出土的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M4 出土 6 件银金边蚌饰，蚌片四周银有金边，金边上又饰有金粒。1 对耳坠，分别由耳环、牌饰，方形金串珠和玉佩组成。其中的 2 件牌饰呈长方形，牌饰四周焊有金粒花边；以及方形金串饰 4 串。银金玉佩 2 件，玉片镂空并刻划有花纹，周边包金，银有精细的粒状金边，上有钮<sup>9</sup>。



图二 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金玉玛瑙头饰和项饰

东汉时期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的出土地点更为广泛，制作更为精美，有不少巧夺天工，叹为观止的器物出现。

长沙五里排东汉墓中出土多件制作精细的金丝与金粒细工制品。有管饰、小珠饰、金胜、球形饰、绉形手镯等。绉形手镯是以 8 根或 16 根小金丝交织而成的，质软如棉。11 件球形饰中的 4 件是以 12 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 3 粒金粒。5 件是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弦纹，缀以金粒；金粒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图三）<sup>10</sup>。广州东汉前期 4013 号汉墓也出土有十二面菱形镂空小金球，在小金球的每角处由四粒金粒组成上一下三的锥体作为装饰，直径 1.4 厘米<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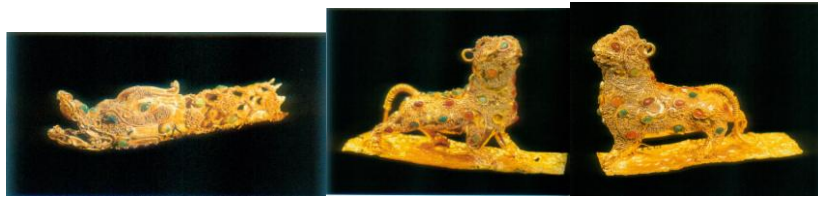
图三 长沙五里排东汉墓出土的金球形饰

东汉时期的江苏邗江甘泉二号墓，也出土有多件金丝与金粒细工的装饰品。有表面用细如菟子的小金粒粘连成重环纹的金胜（图四）、金灶、泡形饰、挂锁形饰、“王冠”形金圈、嵌水泡金圈、饰有金粒的球形饰等。还有 1 件以金片镂刻火焰与龙形，用细小的金丝、金粒制作出眼、鼻、牙、角、须和龙身上的鳞甲的龙形片饰，残长 4.6 厘米，重 2 克<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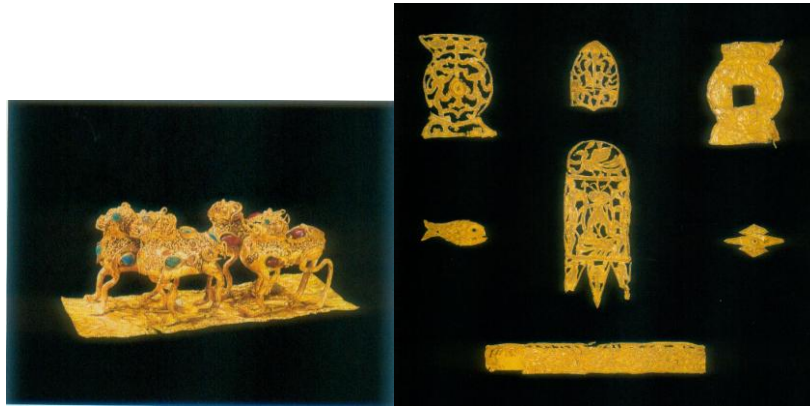


图四 江苏邗江甘泉二号墓出土的金胜

河北定县 43 号东汉晚期墓，墓主为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夫妇。该墓出土的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精美纷呈。多以以金丝布成羽翅、口鼻、角、尾及花纹，周身以金粒、绿松石、红玛瑙等装饰，双目嵌以绿松石或红玛瑙表示，有金龙、金辟邪和天禄、金羊群。金羊群的绵羊每只长仅 1 厘米，高 0.8 厘米左右。还有各种以金丝勾勒各种怪兽、鱼、鸟以及四神等图案，再焊缀细小金粒装饰动物体表表示羽翅、卷毛等的金箔饰（图五）<sup>13</sup>。



1 金龙头                      2 金辟邪                      3 金天禄



4、金羊群                      5 金箔饰

图五 河北定县 43 号墓出土的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物

在山东莒县双合村曾发掘一座汉代儿童墓，形制简单，规模也不大，随葬品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除陶器外，随葬品都特别小。有 1 件金盾，盾牌正面外凸，有十字形折棱，其上用金丝镶嵌双勾云连云纹，纹内用小金粒填实；1 件金蟾，四肢弯曲作跳跃状，金丝嵌成蟾的两目、鼻及背部，内用金粒填实，背部两侧各镶嵌有一块绿松石，腹两侧也填有小金粒；还有 1 件金灶，灶上中央置一锅，锅内盛满小金粒以象征黍饭，灶台前端有一条用金丝、金粒制成的鱼，灶的底部用金丝制成“宜子孙”铭文（图六）。这些器物都有对穿的小孔，是孩童随身佩戴和玩耍之物<sup>14</sup>。在安徽省合肥市乌龟墩东汉墓也出土过一件边缘焊缀金粒的“宜子孙”金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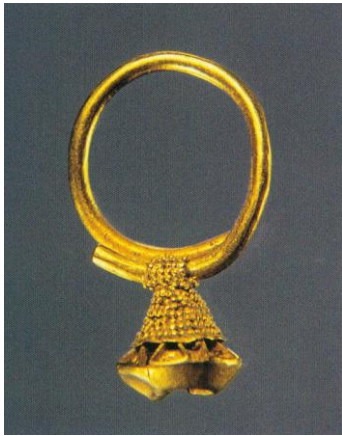


1、金盾                      2、金蟾                      3、金灶                      4、金灶底部“宜子孙”

铭文

图六 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的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物

新疆乌拉泊水库古墓出土过 1 件战国—汉时期的金耳环，下端系一塔锥形小坠，坠上端为密集的小金粒（图七）<sup>15</sup>。新疆昭苏县下台古墓出土的汉代嵌宝石铜带钩和镶嵌宝石戒指在宝石的周围或焊缀一周金粒或以金粒组成图案装饰<sup>16</sup>。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过 1 件由两块金片对接而成，鹿角饰以金粒鹿形饰<sup>17</sup>。



图七 新疆乌拉泊水库古墓出土的金耳环

金丝与金粒细工装饰品中至为精美是龙纹金带扣，在新疆焉耆格达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塔发现过一件（图八）<sup>18</sup>，平壤石岩里 9 号乐浪汉墓中出土过一件<sup>19</sup>，这两件都是汉代制品，形制相似。两件图案都是群龙戏水，制法是将金片锤揲成型，用红宝石、绿松石镶嵌出龙眼和花纹，又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结成花边，龙体上满缀大小金粒。





图八 新疆焉耆格达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塔出土的龙纹金带扣

金丝的做法通常是将金银片，剪成细条搓成丝，细金丝是通过“拔丝”，将粗金丝拉成细丝。经鉴定在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年代约相当于西汉末东汉初)所出的金银丝上能够看到明显的拔制流线痕迹<sup>20</sup>。金粒的制作方法比较多，一种是将熔化的金液往一种球面物体上泼，利用冲击力，使集聚的金液分散开，形成大小不一的金粒；或是将金液滴在冷水中获得金粒；还有吹制法，将金丝剪成小颗粒，放在砂盘或炭末盘上，用吹管吹制，吹制时一端含在口里，另一端对准油灯盏的火焰进行有节奏地鼓吹，使灯盏上的火焰升温，并将高温的火焰吹向金粒，受热熔化冷却后形成小金粒；为了获得大小一样或是更为细小的金粒时，还可以把已经溶融聚结成的金粒，夹在两块平板间通过研磨得到。焊缀时其方法是先用白芨等粘着剂将金丝或是金粒初步固定位置，接下来要在高温下进行烧焊，即熔焊，将焊料和焊剂撒在焊件表面，将它们一同加热，在高温下，因为焊料和焊剂的熔点比焊件低，焊料和焊剂熔化后，熔化的焊料渗透到连接处将金丝或金粒焊缀在焊件上，焊后浑然一体。焊料一般用相同的金属加工成粉末，有纯金、纯银或是金、银、铜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焊时还要加入焊剂，也称为熔剂、焊药，传统工艺用月石作焊剂，现代用硼砂，焊剂主要是用来保护连接处的金属表面再加热时不受氧化作用，提高焊料对焊件的渗附能力<sup>21</sup>。焊料熔化和焊件连接在一起的情况时常可以在金丝与金粒细工中看到，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球在 20 倍的显微镜下观察，可以清楚的看到焊接点。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sup>22</sup>。高超的焊

技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金粒细工制品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资料是乌尔（Ur）出土的苏美尔（Sumer）人公元前 2600 年左右的短剑，剑柄上焊缀两组金粒组成的三角形图案，剑鞘的边缘焊缀一周金粒，并用金粒组成条带将剑鞘分隔成若干栏，工艺非常精美<sup>23</sup>。之后有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公元前 1800 多年的金粒装饰的镜柄以及金丝装饰作成的冠饰<sup>24</sup>；克里特岛玛利亚出土的克里特文化时期前 1800~前 1600 年的蜜蜂状的垂饰<sup>25</sup>。在我国，西汉时期金丝与金粒细工工艺的使用已比较常见。至东汉时，这种金丝与金粒细工工艺已臻成熟之境，到了晋代其工艺技巧又有新的发展。

金丝与金粒一般配合使用，由金丝勾勒出图案，再由金粒沿其边缘焊缀；金粒也常单独作为边缘的装饰，焊缀一周或两周，或是作为器物底的装饰，通过金粒的满缀堆焊填满图案，表现出很强的立体质感。

**附记：1、图一、二、三、四、七、八图片选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金银器（一）》；图五图片选自河北省文物局编《河北文物精华·定州文物藏珍》，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 年；图六图片选自刘云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 年 12 期。**

## **2、原载《中国文物报》2010 年 12 月 24 日。**

<sup>1</sup>临淄市博物馆：《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 6 期。

<sup>2</sup>高滨秀、冈村秀典：《世界美术大全集（先史、殷、周）》东洋编第 1 卷图版 300，（日本）小学馆，2000 年。

<sup>3</sup>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 年 4 期。

<sup>4</sup>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東京企画第一部編：《楼蘭王国と悠久の美女：日中国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念展》（東京）朝日新聞社，1992。

<sup>5</sup>《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 6 期，该简报发表了 4 座墓葬的材料，各墓中都有金丝出土。

<sup>6</sup>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八九级考古班：《乌鲁木齐柴窝堡古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 年 1 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勇核对，外凸圆点为金粒焊缀。

<sup>7</sup>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sup>8</sup>稻畑耕一郎·鶴間和幸（監修）〈始皇帝と彩色兵馬俑展〉，博報堂、2006 年。这件器物和西安沙坡出土的东汉金灶，应该是同一件器物。

<sup>9</sup>伊克昭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创刊号。

<sup>10</sup>湖南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 年 3 期。

<sup>11</sup>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图版一一四，9，上册 P352 页，文物出版社，1981。

- 
- <sup>12</sup>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 <sup>13</sup>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 <sup>14</sup> 刘云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年12期。
- <sup>15</sup> 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民族文物》图版161，文物出版社，1985年。B，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1·金银器（一）》，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 <sup>16</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民族文物》图172、图173，文物出版社，1985年。
- <sup>17</sup>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6期。
- <sup>18</sup> a，韩翔：《焉耆国度、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4期。b，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1期。
- <sup>19</sup> 曾布川寛，谷豊信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第2卷 秦・漢》小学館，1998年9月。
- <sup>20</sup>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 <sup>21</sup> 黎忠义：《汉—唐镶嵌金细工工艺探析》，《东南文化》1985年
- <sup>22</sup>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sup>23</sup> a，増田義郎：《黄金の世界史》小学館、1997年；b，田辺勝美，松島英子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16卷西アジア》（日本）小学館，2000年。
- <sup>24</sup> 友部直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 第2卷エジプト美術》小学館，1994年4月。
- <sup>25</sup> 同70a 増田義郎：《黄金の世界史》（日本）小学館、1997年。